

博物館員 到底在幹麻

臺史博展示組助理研究員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博士
陳涵郁¹

距今13年前，同樣炎熱的初暑，在山明水秀大學歷史系教書的友人，邀請我去分享博物館員到底在做些什麼。我麻煩她先調查同學們的想像，大家的回饋是這樣的：

「掃地、掃廁所、擦窗戶、清蜘蛛網、關門、開門、用電腦監視館藏，偶爾用FB，累了抽根菸、打蚊子。」

「我覺得博物館員是萬能的，因為他們要精通歷史（為了導覽），溝通技巧（和觀眾互動）、化學（保養歷史文物）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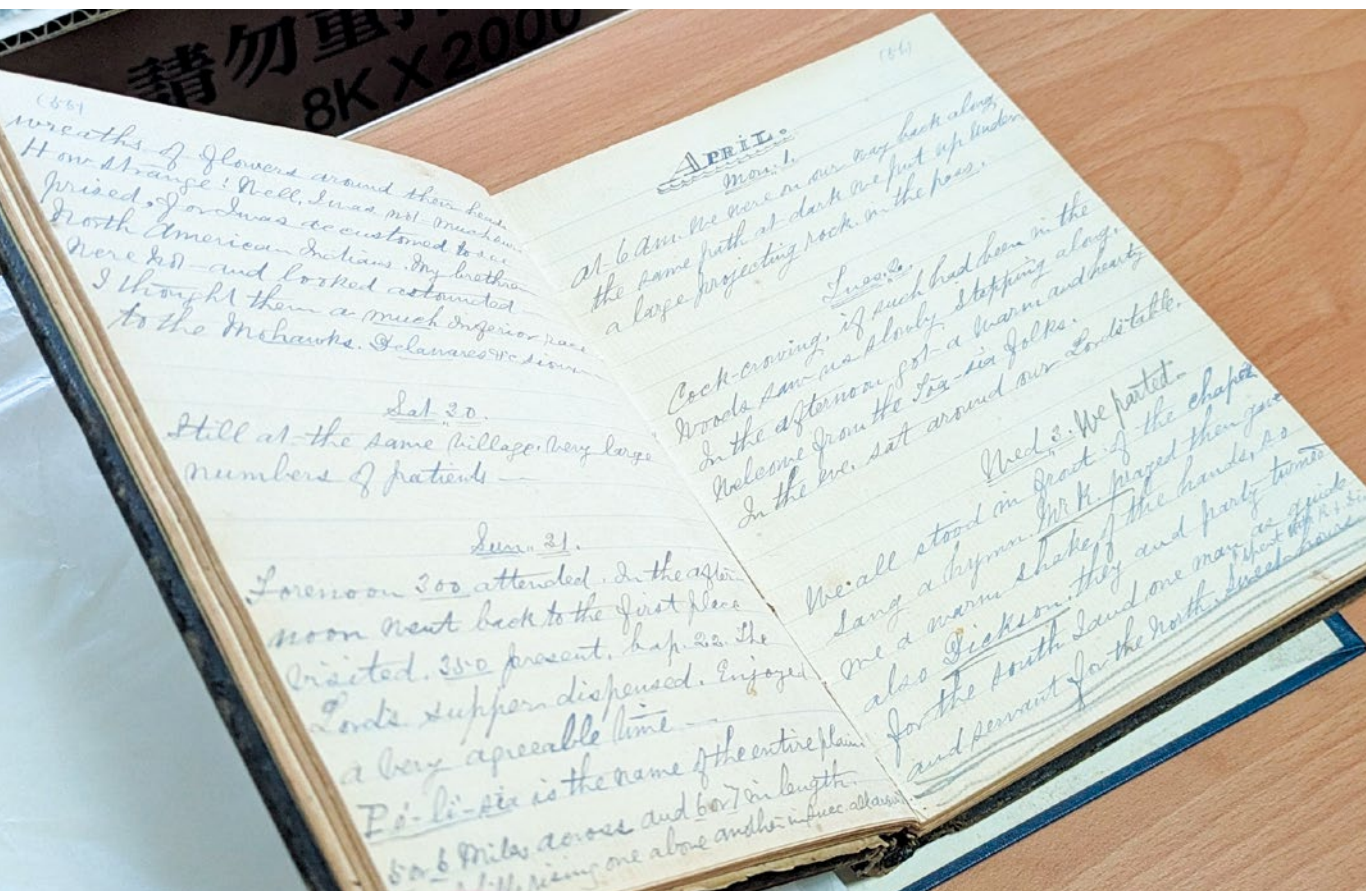
「需要鑑定歷史物品的真偽與價值，也有可能需要清點一下歷史文物的數量，有時需加以修繕。」接著又補充：「最後應該是記錄這個國家正發生的大事，編排這個國家的歷史。」

¹臺史博展示組助理研究員，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專長文字編輯、轉譯與行銷企劃。在出版的平面世界走從(tsáu-tsông)十數年後，4年前轉入立體的展覽新世界。





重達 164 公斤的 1930 年代鹿港黑漆八腳紅眠床，布展時需先在庫房拆卸後再至展場組裝。（鄭勤思攝）



在真理大學校史館翻閱馬偕日記手稿，可惜後續未能獲得校方同意借展。（陳涵郁攝）

同學已經很大部分掌握博物館日常營運該做些什麼，據說提到「打掃」的不只一位，想必大家心中的博物館，至少是一個必須保持整潔的地方。雖然上述的工作都很關鍵，但只對了一半，籠統認定的「館員」，其實不太會在展場出沒，我們通常窩在另一棟大樓裡的狹小辦公空間，與業務、公文以及天外飛來的奇特交辦中奮戰。

* *

館員的業務，因其所在組室有極大差異。以博物館的門面——展覽的製作為例，我所在的展示組必須與研究組密切合作，我們有點像是編輯與作者，透過設定各階段的交作業時間與開會討論，來督促研究組生產內容；接下來是與設計公司討論適合的展示手法，例如展板說明文、繪製插畫、動畫、製作

互動遊戲或資料庫，甚至再現某個歷史人物的人像，都會需要補充不同程度的細節資料，之後就是來回討論與修改廠商交來的製作成果。

也有像現正展出的「轉機：臺灣女子移動紀事特展」（展期至115年8月30日）採取4位策展人共同投入研究的模式，我也是其中一員，但又須同時掌控原先展示組的任務：統整大家各自的產出成果（光是討論人物選擇與展示架構，我們開了超過30場的漫長會議），將素材改寫/梳理成可以讓廠商明確能執行的東西，還要取回館外的借展品（包含簽約、授權、保險、安排溫控氣墊車運輸等）、指揮文物攝影、編輯專刊等。在接洽的個人與單位暴增到超過六十處的狀態下，每份借展/授權合約大多需要量身訂作，有些特殊的藝術品或文學作品還需要典藏單位、家屬甚至出版社三方同意，繁瑣的行政與聯

What are the museum staff doing?

○○○●○○○



為了展覽專刊需求而拍攝文物照片，圖中為歌仔戲演員小咪在藝霞歌舞劇團時的戲服。
（劉維瑛攝）

繫作業苦不堪言，也大量占用到原本應該用來打磨展示呈現的精神與時間。

* *

展覽工作的樂趣在與不同人與物的相遇。例如我們為了蒐集張聰明的展件與史料，在真理大學校史館王榮昌館長的導覽下親閱馬偕日記手稿；與三毛的姪女陳天慈見面後，她不但慷慨出借姑姑當年的外套，還提供一段她穿著這件外套到撒哈拉三毛故居採訪的影片；拍攝國寶級歌仔戲演員小咪在藝霞歌舞劇團的戲服時，驚嘆於連人模都差點穿不上去的腰圍與演員嚴格的體態管理；想展出1990年代由女同志團體創刊的《女朋友》雜誌的筆友欄，沃時文化的韋臻在我們前往取件時，囑咐必須遮蔽仍可能洩露身分的資訊（即使欄位中已經是化名）。即使

在婚姻平權已邁入第七年的今天，當年那場因記者闖入T bar報導、女同志被迫現身而導致的遺憾並未真正遠去。

原本希望能利用這次特展多多讓館藏曝光，但瀏覽線上系統與看實際物件必定有落差，這個落差如果太大，可能導致該區域的展場需大改。例如，我們在典藏系統中找到一頂疑似新娘轎的藏品，商請庫房管理同仁先入庫代為察看，竟已拆開成片狀存放在櫃架的最頂層，原來當初拍藏品照時是將轎體勉強組合，而轎桿因為太長，甚至是另外拍照再合成上去的。不死心的我們與設計公司討論後，他們說如果不展轎桿（實在太占空間），可為轎體製作壓克力支架讓它不散開，我們便提出入庫申請，帶著設計師一起進庫房察看，卻在結構上發現更多謎團，勞師動眾後仍決定放棄展出。

這些涉及接觸文物的工作，都是仰賴典藏近用組協助調件、確認展出可行性；到了文物布展階段，典藏組的修復師勤思與禾勤藝術有限公司的文保人員們，會運用有如外科醫師般的巧手來陳列與加固文物，小到如三寸金蓮、大至需要出動多人拆卸、搬運、重組的紅眠床，都仰賴他們的專業與細心。

* *

開展前，是望著迫在眉睫的Deadline終點線努力跑完全程；開展後，則是展出成效的自我檢討、外加新知衝擊以及讚美回饋的喜樂交織。

一個關鍵的衝擊事件，發生在開展後不久後的一個週日早晨，友人說她看到性別教育專家周雅淳在臉書粉專對月經單元有多處指正，馬上清醒的我第一時間先到粉專留言承諾更正。雅淳所質疑的內容（如生理用品的樣本未彰顯研發者姓名，也未先向產品公司授權展出意願等），很大程度顛覆臺史博過去對當代商品的處理方式，我們多將這些物件視為樣品/情境道具直接購買、運用，若是捐贈品，則強調捐贈者對物件的記憶。不過，在月經產品的這個案例中，確實應提及研發者姓名，來彰顯臺灣女性自行研發優良產品的成就；原本我們擔心有廣告嫌疑而不列出產品公司名稱，似乎也是多慮。

與團隊討論、釐清狀況後，首先修改好展板文字，分別發給雅淳與涉及展出的4家公司確認正確性並商請同意展出，其中一件展品須請臺北的NGO組織提供，剛好趁兩天後赴台北國際書展演講前取件。當各方意見陸續回來，將再度討論修正後的定稿送設計公司完稿、輸出，下單購買待更新的棉條。等到棉條與更新的展板寄達館內，馬上進展場布置，整個歷程在12天內完成。除了在上述的修訂過程中所接觸到的大家都極友善外，更神奇的是，當我正在展場布置待修正內容時，有一位年輕女性牽著幼齡兒子走近，對我說：「我有看到臉書那篇月經單元的討論，也看到你們館有人回覆。展覽很棒喔，你

們整個館都很棒！」我連忙感謝她來看展，也驚訝於這個美好的相遇。

* *

碩士畢業後就到博物館工作的我，算一下也快20年，因為組室與業務的變動讓我體驗了很不同的人生，例如因為長年負責出版，得以親近憧憬的漫畫產業、受邀上電視專訪，甚至有幸擔任金鼎獎評審；也因主編雜誌或主辦理特展推廣活動，而能與仰慕的作家、研究者、插畫家、書店經營者合作，並結為好友；負責Facebook粉專經營時，能夠第一時間感受觀眾的回饋，也體會到社群平台經營者無法實際下班的身心勞動；在研究組時拜訪不同蒐藏家，目睹了寸不難行的透天厝內連樓梯間跟孩子衣櫃中都堆滿了蒐藏品後，讓我非常確定自己絕不會走上蒐藏這條路。4年前來到展示組後，最希望擁有哈利波特的隱形斗篷，可以讓我偷聽看著展品熱烈討論的觀眾都在講什麼，去看他館展覽時，也變成都在研究別人如何打燈跟做支架，而不是像以前的看論述與架構。

至於同學當年認為的，博物館是「記錄這個國家正發生的大事，編排這個國家的歷史。」現在來看恰好預言了臺史博的新任務——我們正開始籌建新的展館，而現有常設展的當代區域有了新的擴增機會。一般的歷史類博物館的展示，通常會與「當代」保持一點距離，一方面是學術研究尚未成熟、一方面是此類館舍不會蒐藏太近代的物件（但近年臺史博已做出突破，包含選舉文物、318運動、武漢肺炎疫情物件等）。擴增當代區確實是新挑戰，除了新增的空間如何策劃，現有的戰後單元也被館外專家指出太過擁擠。但竟要怎麼運用有限的空間選取適當的議題，同時突顯「物」特有的Aura，可能的話還需表明館方對這段歷史的主張，有時也以跳脫框架的探問與觀眾一同思考（但又不能讓觀眾有太多負擔），讓觀眾能感受大時代、也體會當時人的遭遇……如果是你，你會怎麼呈現當代臺灣呢？



眾人入庫檢視轎子。這些零件原先都在櫃架上，需提早申請調件，由典藏組同仁協助放到桌面平台上。（陳涵郁攝）